

话说国宝·敦煌廊

寰 · 海 · 芬 · 芳

——世界，向敦煌走来

徐忠良 黄 征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敦煌,中国文化之梦,全世界瞩目的国宝。人们不远万里走向她,梦魂萦绕思念她。然而,她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多少故事在她的身边扮演?没几个人说得清。作为中国人,这不能不视为一种缺憾。在此,我们郑重推出“话说国宝·敦煌廊”,向人们通俗而生动地叙述关于敦煌的故事和围绕敦煌的学问,使敦煌走入我们大家的心中。

此书分为二部分。《寰海芬芳·敦煌流惠》描述了敦煌的广泛影响和她走向世界,为举世所瞩目的盛况,《五彩斑斓·敦煌撷英》,则如历数家珍般地重点讲述了敦煌和敦煌学的种种瑰宝及其价值。

话说国宝·敦煌廊

寰 海 芬 芳

——世界向敦煌走来

徐忠良 黄 征 著

责任编辑 范 炯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方兴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0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ISBN7-5348-0136-2/I·71 定价:9.80元

1999.3.18
北京图书大厦
No 0407447

国宝 国宝——代序

2251/3432 02

太多的辉煌照耀了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苦难孕化了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机会造就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无言而巨大的文化积累，我们不知道该感谢谁人；而对热切而景慕的海外谈誉，我们不知道该珍视什么，我们象一群在金山之上嬉戏的顽童，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不知道脚下踏着什么，不知道这片土地分分厘厘的价值。

当有人掘开祖坟，疯狂攫取的时候，每一个坟主的后裔都会义愤填膺，以命相拼，可是，当有人试图掘开或已经掘开我们民族的“祖坟”，攫取文化珍存的时候，我们却更多地充当麻木的看客，更有甚者，竟入盗掘的行列，只为了那分分厘厘的报偿。

千百年来，我们有古玩家，有金石家，有收藏家，可那只是出于一己之好。他们固然知道自己手中物的表面价值，但他们更多考虑的只是自己雅室里的收藏量，而对社会普遍的文化、文物盲点和盲区却一无所知，不闻不问。于是，可居者仅为“奇货”。巨量的流失，流走了我们民族仅存的记忆，流走了每朝每代辈辈先民心血的积蓄，或付之自然之东流，或付之人世之盗掠。

几人惊觉？几人痛惜？几人振起？

今天，当文物盗掘、文物走私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推出一些书，一些喋喋叨叨“摆古”的书，说说我们的敦煌，我们的故宫，我们的长城，说说那些令我们骄傲了千百年，摆谈了千百年，而却正在一天天“瘦损”，一天天“憔悴”，一天天“风化”的事物。说说它们形成的奇异历史和种种劫难，说说它们永逝的容颜和不死的精神。

为的是赢得广普大众的宝爱，赢得人民公仆的关注。也为了使那些正在伸向许许多多珍贵文物的肮脏黑手，停在半空。

范 炯

1992年6月识

总目录

上 编

寰海芬芳

——敦煌流惠…………… 徐忠良(1)

下 编

五彩斑斓

——敦煌撷英…………… 黄 征(185)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敦煌,令人向往的地方	(6)
张大千,面壁三年,开大规模临摹敦煌壁 画之先河.....	(7)
李约瑟,最早赴敦煌参观的西方科学家	(17)
竹下登,第一位赴敦煌访问的外国元首	(20)
敦煌,路通欧亚四方.....	(25)
外国人向往敦煌之谜	(25)
日本文化之源	(31)
流散各地的敦煌遗书的收藏与编目	(37)
敦煌,国际性的显学.....	(50)
大陆,敦煌学故乡.....	(50)
台港,敦煌学家园.....	(64)
日本,敦煌学重镇.....	(68)
欧美,敦煌学园苑.....	(73)

敦煌,古代艺术的渊藪	(89)
壁画光焰万丈	(89)
电影空前绝作	(107)
书法震惊中外	(115)
敦煌,古代乐舞的海洋	(126)
千年古乐重响	(127)
唐代舞谱研探	(140)
“花雨”遍洒寰海	(144)
敦煌,古代科技的画廊	(155)
农耕技术领先	(156)
医药水平先进	(162)
口腔卫生趣话	(169)
敦煌,古代体育的实录	(174)
武技马术写照	(174)
游泳相扑摹影	(178)
围棋盛况实录	(180)

写在前面

敦煌、敦煌学,在当今世界文化、经济领域中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名称,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澳门地区,还是在欧美、日本;无论是学术文化界,还是旅游业、经济实业界,知名度之高,出乎一般人的想象。在经济实业界,以“敦煌”为注册商标的企业越来越多,如敦煌饭店、敦煌宾馆、敦煌服装公司、敦煌领带厂……;旅游,作为方兴未艾的产业领域和文化现象,每年有二十多万中外游客远赴敦煌参观访问。更遑论学术文化界了。

凡是对敦煌、敦煌学有所了解的人们大概都会对这段话留有印象吧:“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预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教授在三十年代作出的这番著名论断,影响着、推动着敦煌学的发展。敦

煌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的确已成为当今世界上一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的显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而中国学者,中国学者的著述已经在国际敦煌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现了前辈学者敦煌学回归故里的宏愿,而且,中国学者本着敦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博大胸怀,又提出了“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全世界”的主张。敦煌学的研究正朝着精深和宏博两方面发展:对语言文字,对某一写卷,某一画面,某一课题的研究已渐趋深入具体;对敦煌艺术,敦煌风神,敦煌文化,敦煌在中国历史、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敦煌学在中国学术史、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等方面总体的宏观的探索也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理论性建树,并已开始上升到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此外,与整个丝绸之路学的历史相联系,与藏学、西夏学、吐鲁番学、龟兹学和中亚学等的研究相结合,已发展成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交叉的多学科的综合科学,愈来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也许是因为敦煌学百科全书性的总体内容,有人便把敦煌学作为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学”、“汉学”的代表,我们认为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敦煌流惠”,并不仅仅是指数以万计的敦煌文书、精美绝伦的敦煌美术品的流散海外,也不仅仅是指敦煌学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包括了以敦煌学为代表的“中国学”对世界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

敦煌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奋起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在

明代中期闭关锁国之前在许多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文明,敦煌遗存的文物大部分正是元代以前中国科技领先于西方时期的遗物,其价值之大,已得到国际科学技术界的充分肯定,著名科技史家、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的二十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许多震撼国际学术界的科学论断就是以敦煌文物和敦煌遗书的记载为根据的。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我们不难还复出当时中国科技的先进水平,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并从中国科技从领先到落后的历史中去领会“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激发奋起直追的动力。比如,谈到敦煌艺术精神与现代化的关系,曾有人指出,敦煌艺术除了它自身光辉不灭,富有生命力的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重要价值,那就是由开放、开明、开拓“三开”精神组成的敦煌艺术精神。“它不依附于敦煌艺术的有形魅力,闪光于洞窟之外,充塞于大气之中,可感而不可触,耐人深思,发人深省。”无论如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但是,在人们的眼里,敦煌学是象牙塔里的高深莫测的东西,敦煌学者们撰写的一篇篇学术论文,一部部学术论著,专有名词,专用概念,层出不穷,屈诘聱牙,使他们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似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联。这种倾向对于敦煌学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对于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很不利的。本书就是本着前述“敦煌流惠”的三层含义和将敦煌学从“象牙塔”推向民众的愿望进行的一次普及性的探索。不过,本书的这种努力只不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著名敦煌学家向达、常书鸿、姜亮夫、

潘絮兹、谢稚柳、吴作人诸前辈宣传介绍敦煌学之后的又一次探索。这里，要感谢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范炯先生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好题目，并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还要感谢许多为笔者提供资料帮助的诸多师友，使得本书终于得以成帙付梓。笔者研治敦煌学为时不长，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尚小，所以，在这么全面宏观地推进敦煌学普及化的探索过程中，时有知识面、学力水平不足之感，但也正是通过这次写作，使笔者能与先贤时哲进行敦煌学研究的心灵交流，拓展自己的知识、研究领域，受益之深，难以言表。这一点，又是要深切地感谢中州古籍出版社和范炯先生的。

读者诸君如欲了解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沿革，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和被劫掠，敦煌丰富灿烂的文化艺术宝藏，和横跨时空的艺术精神，不妨阅读张涌泉先生的《千年奇梦——敦煌小史》、傅杰先生的《昨夜西风——敦煌劫难》和徐恩存先生的《时空雕塑——敦煌风神》（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掌上文库”）。由于从接受任务到交出全部书稿，一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从构思，查找资料，到动笔写作，时间十分紧张，同时又受到自己知识面、学力水平和资料方面的限制以及限于出版社所能允许的版面字数，笔者不得不几次紧缩和削减当初拟定的写作计划，不仅使宗教、史地、文学、音韵、中亚古文字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显学——藏学诸章节未能呈献给读者诸君，而且一些章节如科技、艺术等也没能作完整的全面的介绍，接受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是深为遗憾的。这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完整性、系统性，但由于敦煌学包罗万

象，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自成体系，比如音乐、舞蹈、书法、围棋、医药等，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这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方面、领域，去感受中国文明、感受敦煌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笔者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先辈和时贤的敦煌学研究论著，有的在行文中作了些说明，有的则未能一一说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书中的缺漏和错失之处，敬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法眼指正。

1991. 12. 杭州

敦煌，令人向往的地方

敦煌，沙漠中的绿洲，中国西部的明珠，旅游的胜地，举世闻名的文化宝库。

然而，当这埋藏了千年之久的宝藏——那数万件珍贵的历代文书偶然地被王道士发现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没落、最腐朽的满清王朝穷途末路之时，连寸土必争的皇家基业——国土、主权都只得拱手相让，任人宰割，更遑论保护这些在王公大臣们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的古纸堆以及涂抹在洞壁上的看上去黯淡无光彩的壁画了。但是，当1909年，劫掠了敦煌藏经洞最有价值的六千余卷文书写卷的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掩饰不住“窃贼”内心的暗喜，拿出数件劫得的文书写卷向中国——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学者罗振玉们炫耀他的“宝物”时，罗振玉们震惊了，愤起了，直接地促成了清廷将莫高窟残存的经卷文书运抵北京学部，也正是他们首先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到了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学者陈寅恪先生首先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并作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的推断；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人远涉重洋，到伦敦、巴黎忍受着某些洋人的白眼和刁难，克服种种我们今天不能想象的困难，抄录拍摄那

些本该是中国人的国宝的敦煌经卷文书。在国内，四十年代张大千、常书鸿们先后涉沙海、耐饥渴，艰辛地赶到当时荒毁不堪，甚至有生命之虞的莫高窟，或花费巨资，或数十年如一日，忍受失妻之痛，面壁临摹，弘传伟大的敦煌艺术。现在，王重民、向达、张大千诸先生已先后故去，留下了他们宏富的成果，姜亮夫、常书鸿先生已九十高龄，仍不懈地从事敦煌学的研究。每当笔者缅怀这些前辈贤哲的惊世功业，不畏艰险的精神，内心禁不住涌动起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在洋人中，除了那些在中华大地上趁着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留下丑行的“丝路魔鬼”外，也有正直的同样令我们肃然起敬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光临敦煌，参观访问。在这里，笔者谨述三位有代表性的中外人士的事迹，以表内心的敬仰之情。

张大千，面壁三年，开大规模临摹 敦煌壁画之先河

早在1938年，刚刚历尽险阻从已陷敌手的北平逃出日伪魔掌，辗转上海、香港、桂林、贵州返回成都青城山的国画名家张大千，听了曾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的严敬斋介绍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并查阅了当时少得可怜的有关资料之后，便决心要去敦煌探宝了。

张大千，是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画家，被国画大师徐悲鸿推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被叶遐庵誉为“赵子昂之后第一人”，被

纽约世界美术协会公推为“当代第一大画家”。用台湾王圣诚为《张大千外传》(戚宜君著)所作的《序》中的话说,他“饱受中华文化熏陶,具备开拓万古的胸襟,广纳众流的气度与节操凛然的行谊”,“是一位天才诗人、杰出的画家,贪婪的饕餮客,更是一位真正的大名士,古怪的奇人。他诗文洒笔生香,清越而富韵致;他的绘画横涂竖抹,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酷嗜美食,尝尽了人世间的珍肴美饌;他无拘无束,飘然于天地之间;他经常是寅吃卯粮,身无分文,但却挥金如土,从不吝惜;他实在是一个最富有的穷人,更是一个最穷的富豪;富可敌国,贫无立锥,满架皆宝,一身是债。”

经过经年的筹措准备,1940年10月,张大千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敦煌探宝之行,不料11月尚在广元千佛崖观摩的张大千却接到了二哥张善子病逝的噩耗,他热泪长流,凄惶地仓促返渝奔丧。敦煌之行遂告寝。

1941年5月,张大千率夫人杨宛君、子张心智及弟子多人又开始了以一己之私力再赴敦煌的千里征程。他们辗转颠沛,昼宿夜行,终于在月底到达了目的地。当他们到达莫高窟时虽已是夜半时分,大千未及休息便与专为陪他来此的陇上名画家范振绪持手电、蜡烛一头扑进那一字排开的四层洞窟,立刻就被满壁古代绘画及精美彩塑所倾倒,尤其是对“藏经洞”内唐代仕女图壁画赞不绝口,惊为拱壁。当晚便决定延长原定“走马观花”,往返三个月的行期,决心要“下马赏花”了。不过,当他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和对壁画内容、题记、彩塑等的初步考察,开始大规模的临摹后,会一再迁延至二年六个月

之久，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据李永翘《张大千年谱》记载：“9月，先生来敦煌已三个月，尽管日夜拼命工作，仍只记得四、五十个石窟，即使在此呆半年，也只能完成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未记完而回成都，岂不半途而废？先生经过反复考虑，从事业着想，最后毅然决心在敦煌呆上二至三年。”这一点，没有一番大恒心、大毅力、破釜沉舟的大决心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大后方有人认为张大千以一介成名画家舍弃自己的创作或临抚历代名家真迹却去临摹出于水陆道场工匠之手庸俗不堪的世俗画，只会踏入魔道，落进死胡同。大千对这种浅薄而真正的庸俗之见自是不屑一顾，尤其是当他置身在莫高窟这个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的博物馆里，面对几百窟瑰璋珍宝，看到那些重现人寰的辉煌绚烂的唐人人物画真迹，怎能不神摇心动，日夕坐卧其下，如痴如醉呢？又怎能“既入宝山，而空手而回”呢？决心吸取壁画技法、用笔设色诸方面的优秀传统，来丰富充实自己。

张大千对古代画师的献身精神和出神入化的技法钦佩不已，他说：“他们一生的精力就是专门绘画，试看他们在天花板上所画的画，手也没有依靠之处，凌空而画，无论用笔设色，没有一笔懈怠，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是一个大故事；这么小的人物，叫我们放在桌子上来画，已经觉得很辛苦了，而他们却是在地上侧睡着作画，比仰天来画还要困难，他们这种功力真不简单。”还说他们能仅仅凭着佛经里面讲的某一故事就在石窟墙壁上创作出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生动的画面，如果没有充足的佛学和

历史知识，没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怎能创造出这样绚烂壮观的画面呢？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所留下的艺术将永远被我们后人所承认，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画师！

所以，这位曾以几能乱真的仿石涛山水骗过大画家黄宾虹和张学良将军等著名书画鉴赏家法眼的“石涛专家”以至诚之心，用上等的画布、上等的颜料，用他那双奇妙的出神入化的临画“魔手”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临摹壁画内容，人物的神情、动态、衣冠、器物、大小尺寸一依其旧，极其逼真，难辨真伪，有的甚至比原画更其鲜艳。后又从青海西宁塔尔寺请来五位善于拼缝画布、调制颜料的藏族喇嘛画师前来相助。

张大千以一己之私力远赴当时尚荒僻甚至有生命之虞的敦煌考察，开大规模临摹壁画之先河，是为了什么呢？台湾名作家高阳在他 1987 年出版的《梅丘生死摩耶梦》里曾分析说：张大千是职业画家，他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全部花费据说达五百条黄金之多，结果收获了两百七十六件壁画的复制品！目的何在呢？是要卖画赚钱吗？不是！因为至今未闻有张大千复制敦煌壁画的交易行为。是为了研究元魏以来中国人物画的源流变迁吗？也未见得是，因为要作此研究，并不需要全部临摹。是为了保存敦煌的壁画艺术吗？似乎也并不需要如此。或者是戚宜君《张大千外传》里分析的遁世和求名之目的？或者是叶浅予分析的仅仅是一种诞妄和猎奇的心情？那么，张大千到底为什么甘愿冒遭遇哈萨克骑兵和野狼群侵袭的危险，拖家带口，三度寒暑，不惜重金，倾全力去临摹那些